

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入选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

迟子建:我与写作是一对伴侣

□杨宁舒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入选理由

作品以一次为排解丧夫之痛而进行的旅行作为主要内容,以末亡人回忆的口吻,在讲述旅行见闻,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现实困境的同时,发出对美好人性复归的深切呼唤,真诚告诉人们,正是由于人身上的弱点和人性中的丑陋,才摧毁了世界上最可宝贵的生命,酿成了一个个人生无可挽回的悲剧,只有革除自私、贪婪、欺骗、报复等人性的丑陋,尊重生命、珍视生命,悲剧才可避免。作者以诗意盎然的文字,完成了一次自我哀伤的化解,赋予人生以应有的温暖亮丽,表达了对底层平民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悲天悯人情怀,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与人生的美好。

内容简介

“我”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丈夫魔术师死于车祸,为了摆脱哀伤而独自远行。因山体滑坡,“我”所乘坐的列车中途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乌塘,在那里,“我”目睹苦难、不公和死亡,有了与以往生活不同的经历,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变故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而弱化了的哀伤又在大自然月光和清风的抚慰中,涤荡而去。于是,“我”终于走出了哀伤的牢笼。

相关评论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部文学成形比较复杂的小说,写实、浪漫、轻度魔幻的技法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但作者似乎并未在表现手法上刻意经营,精神意志的内在需求成为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作者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空间。对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关系,大家最熟悉的一种比喻是酒与瓶子,但作家韩少功在最近的一个访谈录中,把它们的关系比做光和灯。我觉得这个比喻更加贴切,有经验的作家们大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在好的创作状态下,往往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由此或可推测,迟子建在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找到了这种状态,使技法的转换和情感的幅射浑然一体不可分离。作者感情的世界,随着兴奋点的跃动,自然而然变大:就空间而言,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人和动物到第四空间的鬼魂,最终扩展到自然万物与银河宇宙;就时间而言,从现在到过去,再从过去到未来。表现手法随情感起伏自然而然转换,并不需要人为的设计。这是一种多好的状态!(蒋子丹)

◇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谢冕)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踏出了一行明显的脚印,在盈满泪水但又不失其冷静的叙述中,在处处悲疑却又诗意盎然的字间,在命运相济而又态度迥异的女性人物里,作者向我们推崇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悲剧,而是在寻觅悲剧背后的原因。天灾、人祸以及它的难以预料和无法克服。比起简单的描写底层生活的小说,迟子建显然超越了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谢冕)



近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小说论坛暨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活动,重磅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小说40部,其中包括15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我省作家协会主席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入选其中。

据介绍,本次发榜受到了全社会各界的关注,入选“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40部小说”榜单的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浮躁》、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生死疲劳》、路遥的《平凡的

世界》、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古华的《芙蓉镇》、格非的《春尽江南》、铁凝的《笨花》、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阿城的《棋王》、谌容的《人到中年》、余华的《活着》、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的重量级作品。

擅于抒写北方自然风光和普通人民生活的迟子建,一直保持着蓬勃的创作力,自1983年开始写作,一直佳作不断,已发表作品600多万字、出版90多部单行本,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她的最新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在《收获》刊发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引发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小说选刊》在卷首语推介说:从

1986年发表《北极村童话》到现在的《候鸟的勇敢》,32年来,迟子建一直以稳定的匀速,优质写作而闻名。她的写作以一种融合地城文化和诗意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她的大固其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极村等地名,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某种地标,是萧红之后的又一位来自东北的优秀女作家。《候鸟的勇敢》依然是“访问”故乡的诗篇。鸟类是人类的朋友,也是大自然的精灵。迟子建为这个

精灵立传。或许小说中的人物不像以往那样占据绝对的主动的位置,禽鸟们在与人类的相处中被作家赋予了平等的身份,人与物、人与鸟、人与自然形成生命共同体。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曾经认为传统小说只注重人的存在,而忽视“物”也是“主体”。

迟子建在这篇小说里,将森林、河流、鸟群与人类平等视为生命,是写一种共生的生态。看惯迟子建作品的读者会发现《候鸟的勇敢》中有一些新的元素,属于“新小说”,但叙述灵动,形象丰满,打动人心。这正是迟子建从北极村童话里孵化出来的新的童话,它是自然的、生态的,生命的,伟大的。

“我觉得我还没有枯竭,可待挖掘的东西依旧还有很多。虽然对于人生来说我是一个不年轻的人了,是个奔六十的人了,白头发已闪闪发光,但我认为我写作的闪光还没有出现。这是一个作家最庆幸的事,因为作家骗不了自己,内心洋溢着多少能量自己是清楚的,就像你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能力去爱别人一样。我可能没有能力去爱谁,但这是我爱文学的能力一直在飞翔的状态。是我的生活和命运让我变成了这样,我与写作是一对伴侣。”迟子建如是说。

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节选)

□施战军

一种一以贯之又逐渐深化的文学意象化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那就是对在时代日常流程中逐渐流失的美与爱的追怀和寻求,追怀是向后追溯,寻求是面对当下和向往未来。而这一切,关乎当今时代人性的健全发展和人类永恒的生存理想,基底上是对生命的殷切惜重。

这种文学意象所牵引而出的生动可感的人与人、人与其它生灵、人与神魅,相对中心地带的人与边地人等等关系,构成了人心与世情的丰饶景象和阐释的丰厚可能性。情韵如诗如画也泣如诉,生命有繁花易落也有劫运难躲。

社会生活的历史主潮永远是趋利和变新的,它不注重被遗落的东西。

中内外无数的经典性作家以特有的本能质疑历史主潮对人性的异化,普遍的社会生活的热潮引发了作家对其冷漠的负面不断质疑的激情。而对持守着人之为人的底线,自然地忠诚于善意的人际情感关系的存留,并对其迹象进行呈现实观照的文学,由于和“现代性”时尚趣味保守着距离感和疏隔感(至多是审视的眼光),常常不能不领受被忽视的待遇。它不是“批判”,因而也没有夸张的动作,于是难以醒目;没有放大音量的“罪与罚”,于是响声相对微弱,对热潮中日常人生并不构成鲜明的针对性。这没什么不好,反而可以免受更多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可以凝神、透悟和沉思。正如爱默生所说的作为“一种规范的例外”的“美德”:“他们的美德是赎罪。我不愿意赎罪,我只愿生活……我宁愿它是平淡无奇的,因而是真实而宁静的,是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如果说,早期和几年前的迟子建总是令人不期然地联想到萧红的话,这个时期,迟子建已分明蜕变为了一个新的她自己。

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和宽厚绵长的人文思想的优秀作家,是可以不用借助群体和社会历史思潮的力量,而以完全独立的文学品格和业绩面对文学史的严格筛选的。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九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鹿鸟》《群山之巅》,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逆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泰、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不是北方大地还未绿的树,而是冰河。那一条条被冰雪封了一冬的河流的嘴,是它最想亲吻的。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谈何容易。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它用温热的唇,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心无旁骛,昼夜不息。七八天后,极北的金瓮河,终于被这烈焰红唇点燃,孤傲的冰美人脱下冰雪的衣冠,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久违的吻。

连日几个摄氏零上三十四度的好天气,让金瓮河比往年早开河了一周。所以清明过后,看见暖阳高照,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张黑脸,便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去工作了。而他的女儿张嗣,巴不得他早日离家。她怕父亲像往年一样,十天半月地回城剃头,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现身家里,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和麻烦,所以特意买了一套剃头工具,告诉他可以让管护站的周铁牙帮他剃头。

“剃头得去剃头铺,周铁牙又不是剃头的。”张黑脸拒绝把剃头用具放入行囊。

“那就让娘娘庙的尼姑帮你剃,反正她们长出头发也得剃,又不差你这颗头!”张嗣说。

张黑脸把手指竖在嘴上,轻轻嘘了一声,对女儿说:“轻点,让娘娘庙的见闻,可了不得。”

张嗣撇着嘴,腮边的肉跟着向两边扩张,脸显得更肥了,她说:“隔着一百多公里呢,她们要是听得见,阎王爷都能从地下蹦出来,上马路指挥交通了!”

过了凛冽的寒冬,南下的候鸟就要北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瓦城里的人像候鸟一样爱上了迁徙。冬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回到瓦城消暑。对于候鸟来说,他们的世界总是春天的。能走的和不能走的,已然在瓦城人心中扯开了一道口子。

每到这时,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管护站的张黑脸便会想起自己曾在一次扑打山火时路遇猛虎,幸得白鹤相护,躲过一劫。而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则会伺机逮上几只野鸭,带回城里,打点通路。

一场疑似禽流感的风波爆发,令候鸟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瓦城人看来候鸟怕冷又怕热,是个十足的孬种。可如今,人们却开始称赞候鸟的勇敢。小城看似平静安逸,却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都未曾远离俗世,动物和人类在各自的利益链中,浮沉烟云……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选摘

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我就叫他魔术师,他可不就是魔术师么!十几年前,我还是一所小学教语文,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

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他又高又瘦,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白手套,拄一根金色的拐杖,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他一登台,就博得一阵掌声,他鞠了一个躬,拐杖突然掉在地上,等到他捡起它时,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拐杖又一次“失手”落在地上,等他又一次捡起它时,它已经变成了红色的了。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什么东西落在上面,都会改变颜色。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但是身临其境时,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蕴藏了无限风云。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在我眼中就是奇迹。

奇迹是七年前降临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所在的剧团的演出已经江河日下,进剧场的人越来越少。魔术师开始频繁随剧团去农村演出。最近几年,他又迫不得已到一些夜总会去。那些看厌了艳舞,唱腻了卡拉OK情歌的男人们,喜欢在夜晚与小姐们厮混得透出乏味时,看一段魔术。

有时看到兴头上,他们就把钞票扔到他的脸上,吆喝着他把钞票变成金砖,变成女人的绣花胸衣。所以魔术师这几年的面容越来越清癯,神情越来越忧郁。他多次跟剧团的领导商量,他不想去夜总会了,领导总是带着企求的口吻说,你是个男人,没有性骚扰的问题,他们看魔术,无非就是寻个乐子,你又不伤筋动骨;唱歌的那些女的,有时接受献花时还得遭受客人的“揩油”呢,人家顺手在胸脯和屁股上摸一把,她们也得受着。为了剧团的生存,你就把清高当成破鞋,给撇了吧!

魔术师只得忍着。他在夜总会的演出,都是剧团联系的。

现在,他准备重返舞台了。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生活不能没有魔术。

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我都场场不落。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上抽出一方手帕,而着手帕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克牌飞起的白鸽;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在他双手抖动的瞬间,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到了一起。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发出笑声。

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了我的心里,不可磨灭。

有一天演出结束,当观众渐渐散去,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学魔术?

我没有学成魔术,我做了魔术师的妻子。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所在的剧团的演出已经江河日下,进剧场的人越来越少。

魔术师开始频繁随剧团去农村演出。最近几年,他又迫不得已到一些夜总会去。

那些看厌了艳舞,唱腻了卡拉OK情歌的男人们,喜欢在夜晚与小姐们厮混得透出乏味时,看一段魔术。

有时看到兴头上,他们就把钞票扔到他的脸上,吆喝着他把钞票变成金砖,变成女人的绣花胸衣。

所以魔术师这几年的面容越来越清癯,神情越来越忧郁。他多次跟剧团的领导商量,他不想去夜总会了,领导总是带着企求的口吻说,你是个男人,没有性骚扰的问题,他们看魔术,无非就是寻个乐子,你又不伤筋动骨;

唱歌的那些女的,有时接受献花时还得遭受客人的“揩油”呢,人家顺手在胸脯和屁股上摸一把,她们也得受着。为了剧团的生存,你就把清高当成破鞋,给撇了吧!

魔术师只得忍着。他在夜总会的演出,都是剧团联系的。

演出报酬是四

《候鸟的勇敢》简介



“个人纪念”及其意义

□何平

在《候鸟的勇敢》的后记,迟子建再次强调这部小说“个人纪念”的意义。事实上,个人纪念的意义如何参

与到迟子建2002年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这个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我看到《候鸟的勇敢》发表后,一些文学评论者注意到小说的文学地标和现实之间的隐秘关系。确实,在《候鸟的勇敢》中,中国基层社会不同的空间,候鸟管护站、娘娘庙、瓦城都承担了不同的时代现实意指,尤其是对宗教、政治和经济如何在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到社会阶层变动和新阶层的形成,小说提供了创造性的文学想象。

迟子建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家族关系如何伸展它们的触角和神经,进而改写普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写从人界扩张到自然界。人对自然的改写和改造不是近代的事情,人的自觉史是人对自然的收编史同时发生的。《候鸟的勇敢》隐匿着一个主题是:谁能成为勇敢的候鸟?而一旦人成为自然的改写者和改造者,自然的能

力不能挣脱出人界?而且,人律本

身也是征服和收编史。就像《额尔古纳河右岸》山林文明的消逝。这个问题深究下去,必然会是世界更大的幽暗。卑微者命运上升的阶梯依靠的家族的地位显赫者,或者选择作为以恶易恶者。迟子建不可能成为从林族的拥趸,那文学到此为止,除了揭示恶与病痛,除了发明卑微者的生命微光,除了文学的慰藉、疗愈和救济,能不能更有力?进而,自然还能成为我们的老师?自然又如何教育着我们?迷失的我们还能感应到自然的教诲吗?

迟子建相信山川大地,也肯定人的生命微光,就像小说中张嗣对德秀师父与父亲的宽恕。《候鸟的勇敢》因为“个人纪念”意义的微妙平衡,有效地使得小说在道德训诫和现实批判的可能性之外,生长出更丰盈值得纪念的私人性和私密性。我相信一个好的小说家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其起点应该是与个人痛痒相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迟子建的文学价值远远没有被我们揭示。

(摘自《迟子建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谁能感应到山川大地的教诲》)